

九
通
提
要

九通提要卷十

仁和柴紹炳虎臣纂

荒政考

附貯糧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存恤之。民安得而聚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財。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可謂立法詳盡矣。然其備荒猶自有道。王制曰。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三年^一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一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又遺人掌鄉閭之委積。以待艱阨。廩人周稽民食。食不能人二鬴。則令民移民就穀。蓋所以積貯而勤恤之。若此。至年不順成。則天子爲之素服素車。食無樂。若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君禮益加貶損。古者遇災而懼。與民同患。未荒既有以待之。而當荒則節慎周救。不遺餘力。故其時有荒歲。無荒民也。及王政旣衰。秦飢乞糴于晉。魯飢乞糴于齊。則平時蓄積無具甚矣。至管子輕重諸篇。不過巧爲之制。以予奪歛散。收其柄于上。豈復有子民之意哉。

李愔平糴之法。猶爲彼善耳。漢世每多賑貸。文景詔令。藹然可頌。武帝以好大

病民。然救荒殊急。元光中。

武帝

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于是遣使虛郡國倉廩

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富民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
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于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冠蓋相
望。費以億計。其後關東江南。頻遇飢歉。皆令設方存濟。已河內傷水旱萬餘家。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在所倉粟賑之。及還。請伏矯制罪。上賢之不問。昭帝始元
二年。遣使賑貸貧民。毋種食者。詔使歸就農業。承租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元帝
初元初。諸令郡國被害甚者。毋出租賦。江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又轉
旁郡錢穀以相救。且罷諸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成帝卽位。憂民
之詔不絕。其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者。每賜直。或加爵級。平帝朝。郡國大
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公卿多獻田宅以助賑。遣使者捕蝗。民捕詣吏。以斗斛
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其他存恤假貸。不失
先漢遺風焉。王莽時。常苦枯旱。穀價翔踴。末年盜賊起。莽輒遣賑不效。重爲煩擾。
死者十七八。而莽乃屢詔以詈會爲解。且云害氣將究矣。歲爲此言。以迄于元光

武中興尤恤民隱建武中

光武年

詔以水旱蝗蟲爲災郡國有穀者于孤老篤癯不

能自存者如律廩給之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明章嗣位其賑救比年不乏

和帝而後朝廷于貧民時有假貸而有司奉行增擾且虛飾豐穰覆蔽災害致百

姓愁困而刺史垂頭塞耳因屢申飭之安帝時連年水旱民飢鄧太后從樊準議

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卽擢準與議郎呂倉分使充冀流人咸得蘇息嗣是桓靈亡

政雖凶飢未遑恤也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穀價踊貴人相食帝出太倉米豆

作糜粥以飼餓者而所司賦卹多虛帝使侍中劉艾收候考實決杖之自是多得

全濟晉自永嘉

懷帝年

而後喪亂彌甚人飢乏流竄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寇抄

流屍滿河白骨蔽野生民之慘極焉北魏太宗諸代頗有賑恤隋文開皇時關中

連年大旱而青兗諸州則大水百姓飢饉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發粟平

糴其連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尋遣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帝爲之流涕不

御酒者殆將一期乃帥民就食于洛陽在途拊循尤切遇款輒開倉不靳自是頻

有年矣煬帝荒淫無度百姓廢業所在無以自給倉庫充牣吏皆懼法莫肯振撝

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蒿爲末而食之

其後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守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綆。然布以代饗。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飢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姓方慶更生矣。唐太宗貞觀初。畿內蝗。上入苑內。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肺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元年山東旱。遣使賑恤。蠲其租賦。二年畿內旱。飢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錢贖還之。赦天下。自是所在有雨。民大悅。高宗儀鳳二年夏。江南旱。議遣使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疏言。且委知縣之便。從之。中宗景雲三年。關東大飢。詔運山東。汭淮穀輸京師。牛多死。群臣請幸東都。以便糴。韋后泥之上。因怒言者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不果行。開元中立賑飢法。制曰。奏報開倉。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德宗貞元時。比歲凶飢。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爲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八年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慮有奸欺。贄以收人心爲急。上又曰。淮西闕貢賦。不必遣也。贄復言。希烈亂常。非百姓之罪。并望矜全。十九年又旱。權德輿請勅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并槩蠲逋賦。設不蠲亦無可領者。不如先事除之。使恩歸于上。僖宗時。夏

旱吏趣常賦甚急。盧携乞一切停徵。并勅州縣發義倉賑濟。勅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唐末政昏吏酷。民不聊生。陝州民訴旱。觀察使崔莚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乃予杖。民怒逐之。渴極飲以溺。京師飛蝗蔽天。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生。宰相以下皆賀。嗚呼。上下皆誣如此。國不促得乎。五代相仍。唯後唐明宗時稱小康。至周世宗頗軫念百姓。顯德六年。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謂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寧責其必償哉。宋之爲治。一本于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糴貸賑有差。或遣使募助。倚閣蠲免。每隨所在多方救濟之。太祖建隆初。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郡中軍儲尚餘萬。宜以貸民。帝輒從其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輒詔賑其飢。蓋勤恤元元若此。太宗又置常平倉。真宗亦務養民。于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始徧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惻怛形于詔旨。于義倉廣惠倉。屢飭興置。恒務全活窮黎。而一時牧守亦多得人。皇祐間。吳中大飢。范仲淹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燕湖上。并令大興工作。意在廢有餘。

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公私是歲也。惟杭飢而不害。富弼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弼出榜要路。令飢民散入村落。不使聚于城郭。難以徧供。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便地與住。分遣寄居閒官。往主其事。且簡幹力者。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任事者皆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爲大塚葬之。謂之叢塚。其間彊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奏乞授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滕甫知鄆州。淮南京東皆大飢。甫獨有所貯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空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陳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文彥博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城門一十八院減價糶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頓減。趙忬知越州。值吳越大旱。忬前期錄貧戶若干人爲籍。發公廩及募輸之粟計口給之。使受粟者男女異日。人受二日食。又于城市郊郭爲給之所。凡五十有

七俾各以便受之。尋揭榜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糴。于是米商輻輳。價亦平。且出官粟平糴。如受粟之所。又饒民完城得傭食。凡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醫療無失所。凡死者。隨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而止。是歲盡五月乃止事。有非便文者。忤輒以自任。不以累其屬。兼多出私錢營辦。他如張詠之治蜀。歲糴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劉夔知鄆州。發廩賑飢民。賴全活者甚衆。此不可盡書。于先王救荒之政爲略。具焉。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兼發糴廣惠倉粟以賑民。熙寧二年。差官支撥粳米于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者。量支米。大者一斗。小者五升。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司馬光言其有損無益。宜勅所在設法賑濟。庶民鮮流移。會鞏又欲請頓發錢五十萬貫。貸之粟百萬石。俾貧民獲以資生。此誠經畫之善者也。旣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糴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旣而章惇用事。又罷之。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糶。于是崇寧大觀間。直給空名告勅補牒。賜諸路政曰。嚙民曰困。而宋業以衰。高宗紹興後。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糴。或貸。如恐不及。復以

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不得已也。六年。婺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侍御史周秘言。勸分發廩。古道也。宜戒守令勸諭。使之樂從。便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賑濟。有方。以其法下諸路。孝宗隆興乾道中。時出內帑變糶。及濟以義米。寧宗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踊。凡商販之家。盡令出而告藏之。令設矣。度宗咸淳初。詔令平糶。而御史趙順孫亦以富家閉廩爲言。蓋歛散之權。不能操之于上。而啟奸民幸災。然至行一切急迫之令。使有貴者憚于積貯。一旦告歉。又貧富同盡之道也。明制。凡遇水旱災。則蠲免租稅。或遣官賑濟。遇蝗蝻生發。則委官打捕。皆隨時與地而異其法。凡各處田禾有災傷。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實奏聞。太祖洪武三年。西安鳳翔二府飢。立命戶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十年。荆蕪災。戶主事趙初乾往賑。後期。太祖命斬之以戒不恤民者。二十年。青州旱蝗。有司不以聞。有使者奏之。亟遣賑。且逮治其官吏。二十六年。孝感縣民飢。有請發預備倉以貸之者。大祖謂請而後發。飢死民多矣。因勅戶部。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成祖永樂二年。命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諭之曰。不可爲國惜費。已被水。又命夏原吉等往督州縣發倉廩賑之。郡至三十餘萬石。民賴以濟。上聞。

河南飢而有司匿不以聞。乃亟命發粟就賑之。逮其官悉寘于法。八年。皇太子監國。即洪熙以去年江北水患。遣副都御史虞謙等往視。尋請發賑貸。皇太子馳諭之曰。軍

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之亟發倉賑之。勿緩。他所施救。俱令所在先發。後聞。先是赴召。過鄒縣。見民掘草根充食。爲之惻然。因切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答言被災處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曰。飢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有司。發粟賑之。且令人給六斗。及卽位。洪熙元年。詔一切科徭務加樽節。宣德初。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戶部言未見開報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飢無食。賑之當如拯溺救焚。若待覆勘。必有餒死者。宜遣人令所司就便分給之。旣而新安縣陶鎔奏借驛糧給民。候秋成還官。上特原之。勿責其專擅。景泰中。淮徐飢死者相枕籍。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所全活數十萬人。初流民奏至。上于樓橋上讀之。大驚曰。飢死我百姓矣。其奈何。已得竑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時周忱巡撫南直隸。初至。蘇松屬大飢。穀貴。忱巧爲平糴。各賈販在吳者。復椎牛釀酒謝焉。商民皆悅。蓋先朝蓄心賑救。故當時人無失業。海內以安。及成化中。陝西荆襄唐鄧間。飢民逋聚。時有建議輯撫者。不報。而劉千斤之亂。

以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令捕逐。其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謂宜于附近州縣聽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後都御史李賓援洪謨說。具疏上。詔右副都御史原傑領其事。因籍流民十二萬有餘。分建竹溪鄴西商諸州縣。皆僑寓土著。參錯以居。而民安之。嘉靖元年。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飢殊甚。請依古作粥。飼之。并量地設廠。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十六萬石。可活人二十餘萬。戶部覆請施行。八年。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曰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飯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旣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奪。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十年。陝西災荒。發銀三十萬兩賑之。已命唐龍總制三邊管理賑濟。且諭亟往視事。副朕奉天憂民之意。十八年。河南災。從巡撫王杲言。續發賑之。又賞遼東巡撫劉璋。山東巡按喬佑。各銀幣。仍獎勞山東叅議高登等。以其賑救有方。全活者衆也。最後復申開納事例。卽于本地凡粟麥黍菽可以救飢者。得輸官計直。

請劄授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爲等差以憑黜陟卽撫按守巡賢否以是稽之萬曆九年淮鳳告災輔臣張居正請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制可十四年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南北所在告急閣臣請急安撫流移且禁止遏糴之令時給事中吳之鵬請于西北多方賑濟于東南大加蠲免其賑者請用贖罪法其蠲者則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存留而在起運此尤爲剴切者矣原古今救荒不出蠲賑兩者顧垂死之民蠲無可議而賑或苦內帑告匱募助不充此皆補苴一時之計若荒未至而預有以備之其唯貯糴爲庶幾乎三代積貯略具周官無公私之別也春秋而降漸講于糴糴歛散之術齊桓公問于管仲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仲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言穀不散出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國貧而用不足以償取之則積藏國窮之粟皆歸于君矣是故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內守國財而外困天下矣魏文侯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

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以富彊。漢文帝之世。賈誼亦以積貯爲言。晁錯又請募民入粟縣官。得拜爵降罪。因以實邊。帝從之。宣帝卽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民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糴三輔弘農上黨太原郡穀。以供京師。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甚便焉。六朝以來。頗遵此制。如北齊富人倉之屬。皆名異實同耳。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工部尚書長孫平奏曰。古者畊九餘三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約上戶一石。中戶七斗。小戶四斗。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簡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唐代義社常平兼設。其所藏粟九年。米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著爲令。五代時。義倉廢。至宋初復置。其後復增立常平倉。三年以上不糴。卽回充糧廩市易新粟。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

鬻之韓琦請留勿鬻募人晞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後爲王安石改行新法而罷南渡後始復續立常平義倉乾道四年江南民艱食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之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遇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若干除以原數償府外見米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以儲之名社倉焉自此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民不乏食至淳熙八年奏于朝請行于倉司後嘉定末真德秀踵行于長沙人多賴之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皆不得與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此斟酌最善者矣明洪武元年令各處悉立預備倉各爲糴糶收貯以備災荒擇其地年高篤實者管理每一縣于境內定爲四所而郡縣官以廢舉爲殿最嗣後南直巡撫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忱與諸郡協謀力行于是蘇州儲米六十餘萬石松常二郡次之其所通融出納救濟無窮屢凶而不飢忱之力也弘治中詔州縣所儲

粟務三年足周一歲之餘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爲中程嘉靖中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善于古之義倉宜貯之里社定爲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爲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戶捐粟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焉若遭凶歲則計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中戶責其償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旣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矣嗚呼語稱救荒無奇策唯在事者因時與地熟籌其便而行之耳誠考于古今得失而變通施設使凶歉有備徵收不擾而飢乏者實賴全活之功士大夫寧不亟圖之哉

兵制考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昔者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唐虞致治之極猶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商有亳野之師周武王克商以兵平天下天下旣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定軍賦天子王畿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軍皆命卿以及師旅卒兩皆大夫士率之二千五百人爲一師以下遞殺至五人爲伍伍各有長長亦下士也若司徒會萬民之卒

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六遂如鄉之制。

中爲隣里。鄭鄆縣道。

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劑致之。乃車徒異。

賦均起法於田。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凡十有六井。

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

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

由是百千萬乘。視此爲差。而車右掌軍車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

其乘。屬其右。勇力之士屬焉。蓋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鄉師。車合於司右。

凡大師田。前期鄉師爲之徵召而簡治之。

而縣師受法于司馬。會車徒之卒伍而用之。而六師成也。大抵。

鄉約二十五軍。猶後世之京軍。主居王畿爲國本者也。遂亦二十五軍。猶後世之畿。

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至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則通王畿千里之內。

更休而迭調之。故凡致民用之軍旅田役。皆由鄉遂。至于都鄙。此公卿大夫各率其。

采地而用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至其五服棋布。則有屬長連帥。卒。

正州故各簡其徒卒。歲時校閱。以待王命。故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諸侯各道。

其事之遠近。至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以鄉遂之士應之。於此見封建盛而王者。

制天下。兵不用而自爲正之具也。由今論之。合鄉遂十二而僅制六軍。王畿千里。車。

萬乘而六軍通用千乘一井凡八家卽下地可任者十六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大事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爲千乘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六遂及三等侯國皆通此數大司馬通而征之七家相更以給于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蓋王者之政凡教練不厭其多調集不厭其少故人皆習于兵革而不疲征戰况寓兵於農長卽爲將平居恩誼相結有事生死相衛豈非兵之善制哉若乃天子之衛有宮正宮伯有虎賁氏有太僕司隸所掌不同雖有郎衛兵衛之分而無文事武事之別也自周室衰而制隳管仲相齊桓作內政寓軍令於是國中之士爲兵鄙里之民爲農而兵農始分其後晉作六軍楚增二廣平王又始爲舟師至魯成作丘甲哀公始用田賦大變丘乘之制而民無遺力矣及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作什伍之制五戶爲伍十戶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五亭一鄉鄉有游徼十亭一縣縣有令尉十鄉曰聚聚有嗇夫凡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